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马家军
调查
(上)

赵瑜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 国 作 家 经 典 文 库

长篇报告文学卷

马家军调查

I247.7
251
:17(1)

(上)

赵瑜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 国 作 家 经 典 文 库

长篇报告文学卷

马家军调查

I247.7
251
:17(2)

(下)

赵瑜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第一辑)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44 印张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80145-553-3/I·65 定价:2560.00 元(全二十四卷)



赵 瑜

1986/06/06



目 录

| | |
|--------------------|-------|
| 第一部 · 天鼎 | (3) |
| 第一章 马家军探营 | (3) |
| 第二章 县团级的穷日子 | (33) |
| 第三章 鳌精核能的交响 | (55) |
| 第四章 财源滚滚入帐来 | (80) |
| 第五章 辞职揭秘 | (105) |
| 第六章 凶吉未卜上大连 | (179) |
| 第二部 · 地鼎 | (203) |
| 第七章 和老马清明上坟 | (203) |
| 第八章 苦斗在鞍山 | (223) |
| 第九章 王军霞的根 | (238) |
| 第十章 曲云霞的家 | (279) |
| 第十一章 细说刘东事件 | (319) |
| 第十二章 谎言的诞生 | (343) |
| 第三部 · 人鼎 | (377) |
| 第十三章 造神造出半个仙 | (377) |
| 第十四章 笑傲江湖是男兵 | (424) |



马家军调查

- | | | | |
|------|---------|-------|-------|
| 第十五章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 (445) |
| 第十六章 | 最后的军营 | | (477) |
| 第十七章 | 兵变大连 | | (518) |
| 第十八章 | 再造马家军 | | (578) |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处黄帝陵。炎黄二帝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这黄帝陵对于后来的我们自然意味深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务院即把此陵列为古墓葬第一号善加保护。1995年深秋，我到那里寻访始祖遗踪，想给笔头沾点儿仙气，见古朴的陕西人正在凝聚力量重修祖陵祖庙。有青石轩辕桥跨过印池碧水，五千块鹅卵石筑于大桥之上，象征我中华民族深值骄傲的五千年文明史。再看新建的功德坛，构思更加宏伟，其直径达到54米，上设天鼎、地鼎、人鼎，鼎高丈三，集中体现天人合一、法乎自然、圣地无双之势。斯时我正在写着关于中国田径马家军的故事。驻足黄陵，思接千载，瞻仰三鼎，茅塞顿开。当代马家军的辉煌就像昔日王师国旅的胜利，曾经令我们激动不已。天鼎、地鼎、人鼎，正可以借来用做书中的三个部分的标题。转而又想，强悍的马家军为啥后来经历了重创？谁重创了马家军？马家军为何又能重新崛起？秋风萧瑟，落叶飘零，黄土地上的千年古陵沉默无言。惟余黄河之水在晋陕峡谷中静静地流淌。

——创作札记





第一部 · 天鼎

第一章 马家军探营

只身赴东北，开始了五十天的探秘。不认识任何人，怎样进入风源核心？马家军当年是怎样叫响的？马俊仁亲自开车去买煤。曲云霞留在基地，是因为父母亲也在基地搞勤杂。张娟一身兼多职。这里的事情像公事，又像私事。作家在基地住下来。

是啊，是谁重创了马家军呢？

过了大年初一又过了初五，我就动了去东北的念头。遥想九三年中国田径马家军红火的时候，虽然也振奋欢欣，却到底没有引起我去深入研讨的热忱。那时我正在赶制电视纪实系列《内陆九三》，见到报上说马俊仁率领的一批东北女将，跑的很顽强，非常出色，打败了欧美国家的许多强手，震动了国际体坛；不久又在北



京七届全运会上大破世界纪录，引得街谈巷议，全球瞩目。突出的两个尖子，一个叫王军霞，一个叫曲云霞，印象中都是农家姑娘，长相挺平实，跑开后凶狠异常。有权威说法是黄种人在田径项目特别是径赛上干不过欧美人，因为人种的品质差，毛驴难以跑过马。而今扭转乾坤了，改天换地了，扬眉吐气了。马俊仁在电视上做长篇报告时，我正好看到了他的光辉形象，生的刀条长脸像条汉子，印象中挺能说，虽然使用一些词语较陈旧，比如学习王杰精神等等，但无碍大局，报告还是做得很成功的。我心里也很佩服这位土得掉渣儿的教练员。后来时常可见他在电视上为营养液做广告，总是扯着沙哑的嗓音说：“我们常喝中华鳖精！”各地观众多多少少有些非议，说这人怎么干这个？一阵儿红火过去，马家军的胜利堪称辉煌，而时下国人对于体坛上的胜利已经不再看得过重，胜利了人们不一定激动地上街游行，输了球人们轻易也不会再砸车闹事。体坛上的输赢都是整个社会生活当中合理的存在，就好像胡同里边突然出了人命案子，当时自会一惊一乍，闹腾一阵子，案子也破了，不是情场仇杀便是谋财害命，凶手自当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顺理成章就给毙了。人们便不再去理会他，又把注意力归到涨物价分房子评职称谈恋爱考学校的漩涡中，该重视的东西一样不敢忽略。



忽一日，有《北京青年报》和《南方周末》等报刊先后披露“爆炸式新闻”——马家军队伍溃散，王军霞率众姐妹兵变大连！教头马俊仁又出车祸险些牺牲！昔日无敌天下的一哨人马突然内部崩溃全军覆没！报上的标题很醒目——《泪别马家军》、《马家军危难，马俊仁遇险》，文章一开头写道：“继刘东一年多以前离开马家军后，1994年12月11日，马家军的10名老队员，又有9人集体离开马家军大本营。她们是：王军霞、张林丽、张丽荣、刘丽、王媛、吕亿、吕欣、王小霞和马宁宁……老队员当中仅剩下曲云霞没有走，但在事变当晚也参加了同马俊仁的谈判。”

刚刚还在讨论学习马家军学什么如何学，转眼间这支劲旅又成了沉痛的教训，让人防不胜防。汉城奥运会时百米王约翰逊创造9"79崭新纪录，他如日中天，全人类正在欢呼，突然纪录作废金牌收回交给了刘易斯，从天上跌到深渊；天津大邱庄禹作敏也是从全国农民的楷模转眼间沦为阶下囚。我在九四年底得知马家军溃败的消息，最早掠过脑际的人物竟是约翰逊和禹作敏，叹过眼云烟，人世沧桑。这些日子里世人争议马家军，说法千万种，就好比胡同里制造人命案子的那个凶犯分明在春节给毙了，咋的到了清明节那凶犯又打胡同口笑眯眯的回来啦？这一惊无论如何要比听说他前头杀人后来



偿命那时的惊吓更深刻些。

我初五以后就说要上东北，又总觉得此时去采访尚且准备不足，脑子里平时对马家军的积累储备比较少，手头资料不多，一时间也收集不齐，便犹豫了一些日子。转而想到手头缺资料也有一份好处，就是少受他人影响，免得先入为主、主题先行，采访反而容易夹生走偏。究竟日后当如何看待这段震古烁今的体坛历史，写成一本什么样的书献给读者，最好还是让生活本身来解答，还是自己摸索到的第一手资料最可靠。我想索性先到东北去，下了水才能摸到鱼。而且听说马俊仁近来烦恼叠加很少见客，又听说他仍在住院疗伤，是否接待作家、能否配合采访还是未知，也许到东北采访不成，看看旧日朋友没啥事儿就又回来了呢。

1995年2月的最后一天，恰是农历正月的最后一天，我大早赶到太原刚启用的新机场，登上一架国产“运七”旧客机，向着渤海湾飞去。中途在寒冷的天津降落停站，旅客们下机呆了一个时辰，上机又飞，不久，我终于从窗口看到了久违的墨青色的大海。马俊仁在不在大连基地呢？抑或他仍在沈阳治疗？他会怎样对待我的采访？

我没有料到，从早春寒风凛冽的这一天起，我在辽东半岛的探秘生活竟一直持续到了万木葱茏的初夏。大



连、鞍山、沈阳、辽阳，我竟然一跑就是 50 多天。马家军的事情像一个硕大的泥潭，要么你躲得远点儿别沾边，要沾边便很难轻松地爬出来。

那天到达大连之后，已是掌灯时分。我随便找了一家相当简陋的小旅馆住下来——我们这种职业的人总是能上能下能高能低。我并不急于进入马家军的基地，我想先做一些外围的调查。

大连这个地方我以前来过两次，都是在海岸旅行。眼下是初春，街头的行人仍然穿着笨厚的冬装。斯大林广场上游人稀少，持枪的苏联红军战士塑像迎风而立，披肩上还残留着暮冬的雪。成群的鸽子在塑像脚下觅食，旁若无人，四周的空气里欧味十足。这情景使我再次想到真实的战争果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人类在和平时期只允许在体育赛场重现各个民族的呼啸与胜利。

大连体委门前的小饭店里居然也卖有羊杂碎汤，可惜味道平平，比之山西北部和内蒙地面的羊杂碎汤少了许多腥膻胡辣，这就不够地道。于是我每日的早餐就改用牛奶面包加黄油，自是晋陕蒙热游牧民族的伙夫所不可为。我有意识地想让海滨城市的氛围和特色把我感染同化，逐步忘掉山西浓郁的醋香和黄土地的滚滚风尘，以便更好地深入采访。我不想太快地进入马俊仁



的世界。

外围的先期体验在一个又一个大连体育工作者当中展开，他们都同马俊仁很熟识。据我的经验，凡外界视为神话般的人，在本地的人群中往往视为寻常。你想了解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最好先去拥抱他生存的土地。你扎堆儿在形形色色的诸多知情人中，交叉了解情况，每个人都会从独特角度解说，渐渐地就可以抓住带有本质性的真东西。

我最早见了一下大连市体委主任盖增圣先生。盖先生毕竟是个官员，我们彼此间不熟悉，因而谈话相当规范。谈到马家军的话题，他很谨慎：老马是省体委的人，队伍也是省里的专业队，随便讲嘛会影响省市关系。我个人与老马打交道不多，但知道他的确是很能干的。听说他出了车祸，我们曾经派一位同志去看望过他，我本人也没见着。开始在瓦房店抢救，后来转到沈阳去治疗。这几天是不是回大连基地啦？搞不清楚。队员离开他，我们感到很突然。外面记者炒得很热，什么内幕啦揭秘啦，其实都不太了解情况。去年老马在开发区买房子办了基地安了家，我们市体委没有直接参与。不好说什么哟！要说王军霞、曲云霞、刘东这三个主力，倒都是从我们大连选走的。

对于盖主任的慎言我非常理解甚至有些赞许。现在



马家军出了点儿事，新闻界的探子正在竭尽全力，如果地方体育官员说三道四破鼓乱槌墙倒众推，事情本身的真相反倒易被掩盖。倘若落井下石坏话连篇，就更不可取。中国人这方面的毛病很顽强，那样将极不利于我写作这本书，各种偏颇都会有损于生活的真实。

此后，我郑重走访了大连体校的校长谭兵先生，他人很正派。王军霞在这所学校受到培养整整三年。在体校我又同执教王军霞的基础教练、北京体校的毕业生王时忠交了朋友。我还去大连甘井子区王军霞的老家前盐村住了两日，王军霞的父亲王有馥极有性格。我直接住在他的家中。王军霞在68中上学时的体育教师名叫庞厚东，是她的启蒙教练，住在后关村，自然也有必要去走访一回。而后我转向金州区体校，曲云霞和刘东都出自一位名叫邱立斗的老教练之手。金州区其实就是金县，如今算大连市的一个区。谭兵、王时忠、王有馥、庞厚东、邱立斗都是多年来同田径运动或常同马俊仁打交道的人。他们无一例外皆善饮酒，豪饮微醉而不胡言，对马俊仁所知甚多，每每滔滔不绝。可贵的是他们都能公道评价，很少以偏概全，更没有信口雌黄。尽管我明显地感觉到以往马俊仁同他们相处不甚好，而且马俊仁这些日子正走麦城，社会上各种议论很不利于老马，但他们都能够反复强调四个字“实事求是”。在下



几章里，我将把他们和他们所谈的令人震惊的情况逐步向读者报告。

匆忙之间，一个星期过去。我渐渐觉得差不多可以去开发区拜访马俊仁了。听说马俊仁轻易不想接待搞宣传造势的生人，我以哪种方案进入为佳？找个介绍人引见一下很重要。数日前马的队员同他“闹掰”时，所有的女弟子都卷起铺盖卷离马而去，唯独老队员、队长曲云霞原地未动，留下了。为什么仅仅留下曲云霞呢？当时我想是曲云霞对马俊仁的师生感情深厚些，有关报道也是这么说的，因此我考虑跟随曲的老教练邱立斗进入马的领地可能情况会好些？最差也不至于吃闭门羹吧。年过半百的邱立斗先生也很热情，他说这几天给曲云霞的父母办着些事情，已经有点眉目，正想同曲云霞通通气，陪我去一趟基地还是方便的。

早晨，大雾弥天。我和邱指导从金州体校出发，驱车向大连开发区缓缓而来。两地相距十几公里，因为有大雾，却走了半个多小时。前方能见度很低，朦胧中不辨南北东西，我感到一切尽属未知。

我觉得马俊仁肯定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人。长期的体育教练生涯足以把一个人锻炼得能讲能做能同各种生人打交道。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哪一位优秀的体育教练是很内向或很深奥的。果敢、决断、外露、善交际应是他